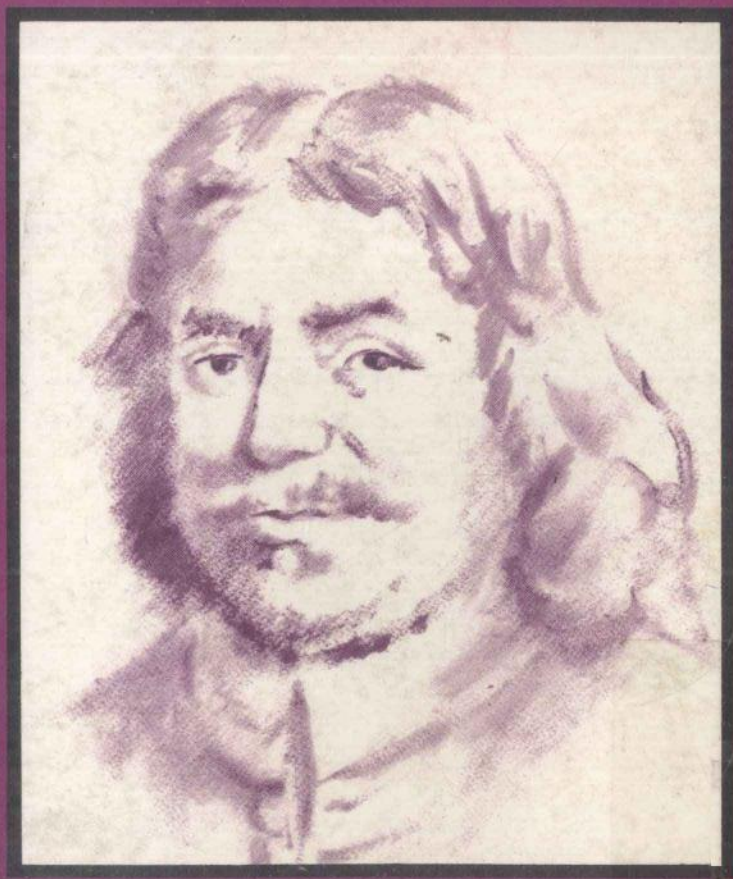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文學全集 17

天路歷程

班揚 著





天路歷程

——遠景精選版——

天路歷程

世界文學全集 R⑰

著者	班	揚
編選者	遠景編輯	部
發行人	沈登	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
	台北郵局 36—575 號信箱	
	郵撥：1 0 2 2 2 1	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
	台北市光復南路 260 巷 51-2 號	
	電話：7 1 1—7 8 7 1	
門市部	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2 號	
	電話：3 9 4—1 9 6 0	
印刷所	優文印刷廠	
	台北市興寧街 24—9 號	
定價	新台幣 55 元	港幣 9 元
初版	中華民國 67 年 6 月	
再版	中華民國 69 年 6 月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

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「世界文學全集」出版緣起

• 遠景 •

一開始，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，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裡。一篇作品一個里程，一部書一個高峯，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。

改革、革命、烽火戰亂，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，建立了文明——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，却是和平的土壤。

因此，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，我們選編「世界文學全集」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。

古人說：「溫故知新」，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「青楓蒲上不勝愁」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，懂得如何去回頭，去環顧四周，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「世界文學全集」。選編這套書的過程，如見百花爭妍——我們時而勉為其難、時而深感情不可却，而大鄒衍時候，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。

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，用力、閃爍、發亮。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，盡心、開放，吐芬芳。

願「世界文學全集」這一個回顧的工作，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，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。

——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

當我在這世界的曠野行走，遇着一個洞，我就在那洞中睡着了。在夢中，我看見一個人，穿着很襤褸的衣服，站在一處，面背着他的家，手中拿了一本書，在他的背上却負着一個重擔。我正在看着，見他把書打開，一邊讀，一邊眼中流淚，並且全身發抖，竟至情不自禁，就放聲大哭說：『我應當做甚麼啊？』

在這種苦痛狀況之下，他回到家中，勉強的自持，使他的妻子與孩子們看不出他內心的煩悶。但他的煩悶逐漸加增，終至忍無可忍，就對家人們說：『親愛的妻子，和我親生的兒女們啊，我原與你們最親熱的，但是我負着的一個重擔使我無路可走，而且有人鄭重的告訴我，我們所住的城不久必被天火焚燒，在這種可怕的覆亡之下，愛妻，我的親愛的兒女們，與我自己，若非預先找一條出路，都要很悲慘的同歸於盡，但是這條出路，我至今還沒有找到啊！』

他的家人聽了這話都十分驚奇，並不是爲了相信他的話而害怕，乃是恐怕他神經錯亂，那時天已傍晚，他們急忙的催促他去睡，希望他的腦子經過睡眠後可以平靜下來。豈知夜間仍如白日一般的煩悶，輾轉反側，不克成眠，整夜的嘆息流淚。到了天亮，他們來慰問他，但是他回報他們說：『更壞了，更壞了。』同時，他又與他們講昨天講過的話，但他們不耐煩聽下去，心中變硬，以爲不如用強硬的手段來對付他，那麼他的神經病也許會痊癒。於是，他們譏笑他，怒罵他，而有時却不理睬。他

受了這樣的待遇，退守到他自己的房中，却爲他們祈禱，可憐他們，同時又爲他自己的苦痛解悶。暇時獨自在近郊散步，時而讀書，時而祈禱，這樣的過了幾天。

過了些時，我見他在近郊行走，仍舊讀他的書，心中仍覺煩悶，在讀書的時候，又如先前一樣的喊叫說：『我應做什麼方始可以得救？』

我也見他左顧右盼，似乎要跑走的模樣，但他還是站着，看他的主意似乎未曾打定，不知道應走那一條路。後來我又看見一個人名叫『傳道』，走到面前問他道：『你爲什麼哭？』他回答說：『先生，我讀了書中的話，知道我是定了死刑，死後還要受審判；我覺得既不願受死刑又不願死後受審判。』

於是，傳道對他說：『人生多災禍，爲什麼不願死呢？』那人答道：『爲了我怕我背上的重擔會壓迫我墜到比墳墓更深的地窟中去。而且先生，入獄尙且難當，我深覺更不敢去受審判而終至被處死刑；一想到這些事情就使我哭泣了。』

於是傳道說：『若是你處在這種狀況之下，爲什麼站立在此呢？』他回答說：『爲了我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啊。』傳道就遞給他一捲羊皮紙，上面寫着：『你要逃避將來的忿怒。』那人看了這話，仔細的打量傳道一回，並且說：『我須逃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』傳道用手指着遠處的空地說：『你看見那窄門麼？』那人說：『沒有看見。』傳道說：『那麼，你看見那遠處的明燈麼？』他說：『我想我看見。』傳道就對他說：『請你看準那光，直接的朝那方向走去，就可看見那窄門；到了那邊，你如果敲門，就必有人指示你應當做的事。』

所以我看見那人開始跑去。但他跑得不遠，他的妻子和孩子們見了就大聲呼喊，叫他回頭；但那人用手指掩着雙耳，一邊跑，一邊吶喊：『生命！生命！永遠的生命！』他一點不朝後望，却直向平

原的中區逃跑。

那些鄰人也走出來看他逃跑，見了這種狀況，有些人譏笑他，有些人威嚇他，有些人大聲喊他回來，其中有兩人決意要用武力拉他歸家，一個人名叫「固執」，還有一個叫「易遷」。其時那人已跑得很遠，但那兩個人努力直追，不多時也就追上了。那人就對他們說：「鄰人們啊！你們來做什麼？」他們說：「來勸你與我們一同回去。」但他說：「這是萬萬做不到的。你們住在將亡城，就是我的本鄉。我知道這城將亡，住在那邊，猶如度死，早晚要墜落到比墳墓還低的所在。那裏充滿着火與硫磺。好鄰人啊，還是心平氣和地與我同行罷。」

固執說：「這是什麼話！難道叫我們拋了朋友們和安樂來跟隨你麼？」基督徒（他的名字）說：「是的。你們所拋棄的若與我現在所尋求的比較起來，真是萬分抵不過一分了，若是你們和我同去，始終不懈，就可以與我一般享受途中的權利，一切豐富有餘，所以不如請你同行，證明我話不虛。」

固執：「你拋棄了一切去找尋的究竟是什麼呢？」

基督徒：「我所尋求的是不能破壞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殘的基業，而且是保存在天，什麼人努力的找尋，時辰一到，就給他們。你看這本書就能知道。」

固執：「呸，把你的書放在一邊罷，你究竟肯與我們一齊回去麼？」

基督徒：「不，我不回去，因為我已經手拿着犁耙。」

固執：「鄰友易遷啊，這樣，我們就撤下他逕自回家去罷；世上有許多那樣的人，腦筋出了毛病，自以為是，別人的意見在他們看來總是錯的。」

易遷對固執道：「請勿侮辱他；他所說的也許是真的，那麼，他所尋求的，的確是比我們所有的好，他是我的鄰人，我倒有意與他同去。」

固執：「什麼話！又多出一個傻子來了麼？你還是由我作主，與我一同回去。這種患神經病的人，不知道要領你到什麼地方去？回去，回去，還是知趣些罷。」

基督徒：「不要如此，閣下與易遷可與我同行。我方纔所說的福氣確是有的，此外，還有更大的榮耀！如不相信，請你念這本書，書上所寫的都是真理，因為有血灑在上面作爲擔保。」

易遷：「鄰人固執啊！我開始打定我的主意，我想與這個好人同去，有福同享，有禍同當；但是基督徒！你知道怎樣可以走到那條路？」

基督徒說：「有一個人名叫傳道，他指引我，叫我快走向前面的窄門，到了那兒，就會有人告訴我們當行的路。」

易遷：「那麼，我和你同去罷。」

於是，他倆就前進了。

固執：「然而我不願與這樣的瘋人做同伴，我還是回到自己的家鄉去罷。」

我在夢中看見固執回家的時候，基督徒與易遷在平原上一邊走一邊談話：

基督徒：「鄰人易遷，你好麼？過來我與你談談。你依了我與我同行。那是使我十分快樂。固執若能覺悟我所覺悟到的未來的權勢與恐慌，他也許不至貿貿然的離開我們而去。」

易遷：「如今沒有別人，祇有我倆在這兒，再請你仔細的告訴我，我們到那兒去？所遇到的是些什麼事？如何去享福？」

基督徒：「我心中所知道的，實非我口中所能形容。然而你既然急於要知道，我可把這書上的話唸給你聽。」

易遷：「你確知書中的話都是真的麼？」

基督徒：「是的，千真萬確；這書的作者不能說謊。」

易遷：「你說得好，書中說些什麼？」

基督徒：「書中說到有一永不滅亡的王國，我們永遠的住在那裏，上帝賜給我們永生。」

易遷：「你說得好。還有些什麼？」

基督徒：「還有榮耀的冠冕以及那些發光如日中天的白衣會賜給我們。」

易遷：「那是最合我意了。還有些什麼？」

基督徒：「那邊既無哭泣，又無憂傷；因那處的主人會把我們眼淚都揩乾了。」

易遷：「在那兒的同伴們是什麼樣的人？」

基督徒：「那兒有許多天使，他們的光彩輝耀奪目，使人不能逼視。那兒你會遇見千萬歸天的人們，其中沒有一位會害人的，都是和愛聖善，敬拜上帝，在他面前蒙悅納；換句話說，那兒我們得以看見頭戴金冠的長老們，和手彈金琴的聖童貞們，還有那些人們，他們在世時爲了愛主的緣故任人宰割，用火焚燒，或是被猛獸吞噬，沉溺海中。這些人都在那兒享福，身上穿了永生的衣服。」

易遷：「聽了你這一席話，使我心曠神怡；但是，這些是否給我們享受？我們用什麼方法可以得到這種福氣呢？」

基督徒：「這書中記載着那地方的主人大略說過，如果我們願意要獲得那福，他一定會白白的賜給我們。」

易遷：「好，我的好同伴啊，我聽了你的話，心中很快樂；來，我們現在要走得更快些了。」

基督徒：「我心中想要走得快些，但却不能，因爲背着這個重的擔子。」

那時我在夢中看見他們交談完畢，已走近一處泥濘的水潭，偶一不慎，他倆同掉在裏面。這水潭

名叫「憂鬱潭」。他倆在潭裏翻來覆去掙扎了一下，弄得渾身是泥，基督徒因身負重擔，愈想爭脫，却愈陷下去。

易遷就說：「喂，鄰人基督徒如今在那裏了？」

基督徒：「老實說，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啊。」

那時，易遷就生了氣，面上帶着怒容對基督徒說：「這就是你方纔告訴我的福氣麼？我們纔行路就碰釘子，那麼，從現在起一直到天路的盡頭，不知道更要碰到若干釘子了。我祇望能跳出這個泥潭，把生命保全，前面的樂土讓你一人去享受罷。」說着，他掙扎了三次，就在靠近他家的一邊泥潭出去了。立刻掉頭回家，基督徒也不再看見他了。

基督徒獨自在憂鬱潭中打滾，一心想從潭中出來，繼續去尋求那到窄門的路，也不情願再回到自己的家中，但他雖然用力，却不能成功，因為他背着重擔。我在夢中看見有位名叫「恩助」的前來，問他在那兒作甚麼。

基督徒：「先生，有一位傳道告訴我走這條路，他又指導我前面的窄門，使我可免將來的忿怒。當我走這條路的時候，就掉在這兒了。」

恩助：「但你爲甚麼不依着石階而行。」

基督徒：「我心中懼怕，就猛然的抄了近路，以致陷落在此。」

恩助：「你伸過手來。」他把手伸出，恩助就拉他出來，扶助他，使他腳踏實地的站着，又叫他往前進。

那時我走近恩助，問他說：「先生，從將亡城到窄門，既然當走此路，爲甚麼不把它修好，叫那些可憐的行人少遇着這樣的危險？」他對我說：「這泥濘的潭是無法可修的，人們在覺悟自己罪惡的

時候，所發出的渣滓和污穢不斷的流入這個低窪之處，所以叫做憂鬱潭。復次，當一個罪人覺悟他那種不可救藥的狀況時，在他的靈魂深處就起了許多恐懼、疑惑、與灰心，而且都匯集在此；這個潭因此就成了這麼不可收拾。但主的意思並不是任它這麼壞下去，在已往的一千九百餘年，主曾命他的測量員與工人們設法彌補這塊地，而且據我所知二萬擔，唉，也許數百萬擔有益的教訓從主國內各處運來填在這裏（據內行的人們說要修好這地莫如這些教訓），若是有效，這地早已修好了，但是主的人們雖竭盡心力，這裏仍不能沒有憂鬱潭。

不錯，在這潭的中心，有一些好而結實的石階，由立法者作主放在那兒，但是處於這種多雨之秋，臭泥翻騰，把那些石階淹沒了。有時也許能夠看見，人們往往容易頭暈，不留神，一腳踏空，便身陷泥中，石階雖在，有何用處？但是人們一進窄門，地就堅實了。

那時我在夢中看見易遷已經歸家。他的鄰人們都來訪問他；有的說他能回頭確是慧人，有的說他隨着基督徒，徒然冒險，却是傻子。還有些人笑他膽子小，說：『你既肯冒險，馬上就畏難中輟，實不足取。』易遷弄得沒有面目見人。但日久則較有把握，就和人們一同議論基督徒，背地裏開他的玩笑。

當基督徒獨自一人行走的時候，他看見一人從遠處田間走來，碰巧與他相遇，這人名叫『世智』，住在『俗情城』，那是個大城，離基督徒的本鄉不遠。那人知道基督徒出將亡城的事，因為遠近的人都知道。世智一見這人努力的走着，口中嘆息，憂形於色，猜他必是基督徒，就開始與他談話。

世智：『現在怎麼樣？這麼受累的模樣，到何處去呢？』

基督徒『實在受累，我想世上沒有比我更受累的了。你問我到何處去，我告訴你，先生，我到前面的窄門去，曾有人告訴我，一到那裏，我的重擔就會脫下。』

世智：『你有妻兒麼？』

基督徒：『有的；但我現在既發覺有這重擔壓在身上，我就不能如先前那樣與他們同享家庭之樂；有家庭如無家庭。』

世智：『我若給你一些建議，你願接受麼？』

基督徒：『好的話，當然接受；爲了我正需要好的建議。』

世智：『我勸你快把重擔脫下，不然，心中不安，上帝賜給你的福氣也不能享受。』

基督徒：『把重擔脫下，這是我求之不得的，但我自己實在不能，在我本鄉也無人能把這重擔從我肩上拿去，所以我走這路希望脫去我這個擔子。』

世智：『甚麼人告訴你走這條路可以脫去你的擔子？』

基督徒：『一個人看來是很體面的，我記得他的名字叫傳道。』

世智：『他的建議是可詛咒的！他叫你走的路比世間任何路更危險艱難；你如照他行，以後就會知道。我看你已經遇着些事，因我見你身上染了那憂鬱潭的泥；那個潭就是走這路憂愁的起點。請聽我的話，我比你年長。你現在所走的路一定要遇着艱辛、痛苦、饑餓、危險、赤身露體、刀劍、獅子、龍、黑暗，一言以蔽之，死亡，及其他。從各方面見證看來，這些事是確實的。爲甚麼聽了陌生人的話而不自愛惜呢？』

基督徒：『哼，先生，我背上的擔子比你所說那些的東西更可怕。我想如能脫去這擔子，路上不拘遇着甚麼都不妨。』

世智：『你最初怎樣覺悟到這擔子？』

基督徒：『讀了我手裏的書之後，纔知道的。』

世智：『果然不出我所料。有些軟弱的人，不知自量，畫虎不成反類犬，就像你一毀墜入五里霧中，不但手忙腳亂，不知所措，簡直會走到牛角尖裏去，去尋求的東西，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。』

基督徒：『我知道我所要得的乃是使我這重擔得以輕省些。』

世智：『這路上充滿了危險，你還說想要找尋一個方便之門？你如果肯聽我的話，我能指給你一個途徑，一來可以不遭危險，二來又可以解去你的重擔，這個法門就在眼前。我再添一句，你如依我，可以轉危爲安，朋友滿堂，諸事如意。』

基督徒：『先生，我求你把這秘訣開導給我聽。』

世智：『就在那邊村裏，村名「修行」，住着一位紳士，名叫「恃法」。那人很漂亮，名譽又好，最會替人脫去像你這樣的負擔。據我所知，他已經幫助許多人；哼，也有些人被重擔壓着而竟致喪心病狂，他有本領醫好他們。所以我勸你去見他，馬上能得着幫助。他的房子離這裏不過二三里路，如果他不在家，他有個兒子，很美貌，又年輕，名叫「習禮」，他的本領與他的父親不相上下，你到他家，就可脫去那重擔；若是不喜歡回家，其實我也願你回去，你可以差人去迎接你的妻兒們到這修行村去住，村中出租的空屋，很有幾處，而且有一間是廉價出租，那裏邊的食物又價廉物美，鄰人們又都是忠厚可靠，與他們同住，你的生活便更加快樂寫意了。』

基督徒聽了這些話就停止不走了。但是忽然心中決定道：『若這位紳士的話是真的，我不如聽他的話最爲上策。』就又對世智說：『先生，要到這位忠厚長者家裏，如何走法？』

世智：『前面的那座高山（西乃山）你看見麼？』

基督徒：『不錯，看得很清楚。』

世智：『你須朝這山走去，所遇見的第一所屋子是他的。』

這樣基督徒離了他自己的原路，想走到特法先生的家中去求助。豈知到了山脚下，他見那高山峭壁，似乎要倒下來，就害怕不敢前進，停在那邊，不知道如何辦法，同時他身上的重擔更覺加重，山中又冒出火焰，使他更覺惶恐，以爲要被火焚燒了。所以他便出了些冷汗，害怕得戰慄不已。這時他方纔後悔聽世智的話了。正在那時，他見傳道前來遇他，他覺得羞慚滿面。傳道愈走愈近，走到基督徒旁邊，用嚴厲可怕的面貌看了他一眼，就與他評理。

傳道：「基督徒，你爲甚麼來到這裏？」基督徒無話可答：祇得在他面前木立着。傳道就對他說：「你豈不是我所遇見在將亡城外哭號的那人麼？」

基督徒：「不錯，可愛的先生，我就是那人。」

傳道：「到窄門的路，我不是告訴過你麼？」

基督徒：「可愛的先生，告訴過。」

傳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爲甚麼這樣快就走錯了路？你現在已不在正道上。」

基督徒：「當我一過了憂鬱潭，我就遇見一位紳士，他勸告我到前面的村中去找一個人，他能替我拿去我的擔子。」

傳道：「他是怎樣的一個人？」

基督徒：「他看來像一位紳士，對我講了許多話，到底把我說服了；所以我就到了這裏；但當我看見這座山，險峙非凡，我就不敢前進，怕它把我的頭壓扁了。」

傳道：「那位紳士對你說些甚麼？」

基督徒：「他問我到那裏去，我就告訴他。」

傳道：「他後來又說些甚麼？」

基督徒：「他問我有家眷否？我就據實告訴他。但我說，我現在負着重擔，對於他們，不像以前那樣的有興味了。」

傳道：「那麼，他又說了些甚麼呢？」

基督徒：「他催我快脫去我的擔子；我也告訴他這是我心所願的，而且我說，我現在到那窄門去，那兒會有人指示我到得救之路。於是世智說，能指示我一條更好的捷徑，而且一帆風順，路中不會如我所走的遇到那麼許多困難。走他所說的路，我就可以到特法先生家中，他能把我的擔子拿掉，我信了他的話，棄了我的原路，來到這裏，希望脫去這重擔。但當我到這裏，看見這種危險的光景，就畏懼得不敢前進，我現在真不知道應該做些甚麼了。」

傳道：「你暫且停着，我要把上帝的話指示你。」所以他站着，渾身發抖。於是傳道對他說：「你要謹慎，不可棄絕那向你說話的，因為那些棄絕在地上警戒他們的，尚且不能逃罪，何況我們違背那從天上警戒我們的呢。」他又說：「義人必因信得生，他若退後，我心裏就不喜歡他。」他把這兩段上帝的話引用到基督徒身上說：「你就是這個投入苦海的人，你拒絕了至高者的話，你的腳離棄和平之路，差不多要自趨滅亡了。」

那時基督徒俯伏在地，好像死去，呼叫說：「禍哉，我沒有生路了！」傳道見他這樣，拉着他的右手說：「大凡罪惡與毀謗皆可得救；祇要信，不可懷疑。」基督徒又漸漸的有了生氣，從地上站起，站在傳道面前，仍舊如前一樣的戰慄着。

於是傳道勸告他說：「如今要誠懇地聽我的忠告。那誘惑你的是誰？他所介紹你的又是誰？我現在告訴你。你所遇見的是世智：這人名符其實，半緣於他染了現世的道理（所以他常到修行村去做禮拜）。半緣於他最愛那種道理，可以免去十字架的逼迫。所以他有這樣屬世的習氣，就想擾亂主的正

道。他對你的勸誘有三點，你實在要痛惡之：

「一、他引誘你離了正路。

二、他努力的勸你，使你厭憎十字架。

三、他把你領到死路來。」

傳道又說：「第一，你當畏懼這件離開正路的事，你不要再輕易允許，因為你一聽了世智的話，就把上帝的話棄絕了。主說：『努力的進窄門，』這條路就是我叫你去走的。因為『引到永生的那門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』那惡人引誘你離開窄門正路，幾乎使你滅亡，所以你要恨那人的誘惑，也要深責你自己錯聽了他的話。

『第二，那人使你厭憎十字架，那是一件可痛惡的事。你當看這十字架比埃及一切的財富更寶貴；復次，光榮的主曾告訴你：要得着生命的，將要喪失生命；並且人跟隨祂，若非愛祂勝過父母、妻子、兄弟、姐妹、和自己的生命，便不能做祂的門徒。那世智對你說那十字架是死亡，你要痛惡這人的道，因真理告訴我們，你若不背十字架，就不能得永生。

『第三，他把你領到這條死路上來，也是可痛惡的。因為你該知道他叫你去找尋的那人是絕對不能替你脫去這重擔的。那個人名叫恃法，婢女的兒子，這個婢女和她的孩子們都是做奴才的，西乃山就是她的化身，令你看了嚇得魂不附體，以為要把你壓死。她和她的孩子們自己還受着壓束，怎能使你得到釋放，所以恃法是不能替你脫去這個擔子的。他也從來沒有脫去過甚麼人的擔子，以後也決不能。你不能叫律法使你稱義，因為靠着律法，沒有人能脫去他的擔子。這世智是個「非我族類」的異鄉人，而這恃法是個騙子；至於他的兒子習禮，外貌雖漂亮，是個偽善者，並不能幫助你。還是相信我能。這些醉漢們的吶喊毫無道理，無非想誘你背棄我指示你的正路，把救法拋了。」此後，傳道大

聲道：「皇天后土，實鑒斯言。」那時就有火與言語從西乃山發出來，基督徒立在山下不覺毛髮直豎，山中發出的言語說：「凡以行律法爲本的，都是被詛咒的，因爲經上記着說：『凡不常照律法書上所記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詛咒。』」

那時基督徒以爲死期已到，哭得很傷心，竟口出怨言說，不該遇見那世智先生，自己也不該聽他的話，做了傻子。他越想越慚愧，那個人所講的話，無非出自肉體，有甚麼能力可教他離棄正路，但是却終於聽了他的話，真是不該。他如此想了一下，就對傳道說：「先生，現在你有何感想？還有希望麼？我還可以走回去到那窄門麼？或者竟因此而會拒絕我，讓我受辱而同麼？我聽了世智的話，現在實覺難過，我的罪過能得赦免麼？」

傳道回答說：「你罪很大，因爲你犯了二種過錯：一，你棄了正路。二，你走了禁路。然而那管窄門的人，存心良善，必收容你，祇要你以後謹慎將事，不再走岔路，恐怕主一發怒，你就死在路上。」

於是，基督徒要走到原路上；那時傳道與他吻別，面露笑容，祝他一路平安。基督徒就急急的轉回去，路上遇見人，閉口不言；有人問他，他也不答。他走在路上，心裏仍以爲那是禁地，戰慄得很，一直走到原路，方始心中平安。移時，基督徒走到窄門，門上寫着：「叩門的，給他開門。」他叩了兩三下，口中唸者說：

應許我走進來麼？

我雖是不配的叛者，

門內的人能替我開門麼？

那麼，我要永遠的頌讚他，